

小學生文庫

第一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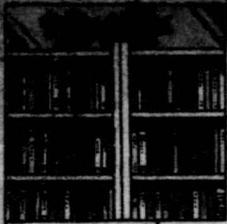
(歷史類)

美國小史

顧德隆譯 向達校



商務印書館發行



小學文庫

第一集

(歷史類)

美

國

小

史

顧德
達隆
校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3 2167 7515 9

編
輯
人

王雲五
徐應昶
周建人
宗亮
沈百英
沈乘廉
黃紹緒
蘇繼廩
趙景源
殷佩斯

主編
主編

美國小史

目次

第一章	美洲最早的英僑	一
第二章	清教徒	七
第三章	新英格蘭的生活	一一
第四章	首創獨立的十三州	二一
第五章	獨立戰爭	二六
第六章	美洲合衆共和國	三二
第七章	一八一二年之戰	三六
第八章	美國的進展	三九
第九章	黑奴問題	四六

第十章	黑人叛亂的恐慌	五一
第十一章	釋奴運動	五六
第十二章	南北戰爭(一)	六五
第十三章	南北戰爭(二)	七〇
第十四章	戰後狀況	七八
第十五章	美國爲世界列強之一	八一
第十六章	今日之美國	八五

美國小史

第一章 美洲最早的英僑

在美洲合衆國中，有美麗的維基尼阿（Virginia）州，綽號爲「老領土」（Old Dominion），位於東部海濱諸省的中部。牠所以能享這個榮名是因爲牠是英國人在美洲最早的殖民地的原故。

這維基尼阿殖民地是窩爾忒喇里勳爵（Sir Walter Raleigh）發見的，牠的名稱是尊榮紀念。伊利薩伯（Elizabeth）女王的，因她那時正統治全英帝國。喇里性喜冒險和發見，所以屢次遣出艦隊去幫助在維基尼阿的殖民者。但這些船通常是很小的，六七隻組成一隊；他們在新大陸上不是和西班牙人交戰，便遇着別種災害，所以殖民人數逐漸減少。有一隊人竟完全滅亡，或是給印第安

人屠戮，或是餓死，誰也不知道，不過當救他們的一隊人抵岸時，他們已毫無踪影了。

於是在一六〇六年又起來了一隊人專誠的要把英國的家庭移植到新大陸上去。這隊隊名爲維基尼亞，船隻共三艘，載一百餘人，大半都是不得志的水手。有許多男人出身很高貴，只是品性不好——在家裏失敗了，便跑到國外去試試運氣。此外都是僕人。能在荒野勤力墾地建築小屋而過活的工人和田夫，去得非常之少。

這隊殖民者的命運如果沒有有勇氣有膽識的約翰斯密 (John Smith) 做領袖，一定要同以前幾隊一樣。斯密是位青年，曾當過幸運的兵士，做過一番駭異的大事。他從小就在世界各處遊歷，不論那一處有奮鬥競爭的事，他總是參與的，而每每獲得勝利；這證明他是位有本領的戰士。在荷蘭戰爭裏他曾打過好幾次戰。匈牙利和土耳其交戰時，他幫着匈牙利打土耳其。有一次他的敵人，

來到他眼前，他正在和三個土耳其人廝打；不到幾回合的功夫，他把他們一一殺死。有一次他給人家捉住，賣爲奴隸；他把暴虐的主人殺死逃走。他嘗和穆耳人交戰，目睹種種在摩洛哥荒野的冒險。世界上再沒有比這位英國英雄約翰斯密更多有趣及驚異的背景的了。

斯密現在自己證明他不但是個武士，並且是個領袖。因爲當時在美洲的殖民者大半是流氓和破落戶；如果沒有他，只怕早被印第安土人和飢餓所驅散了。有許多的殖民者未來到之前從沒有夢想到生活是這樣艱難困苦的。他們受了荒謬無稽的故事的誘騙，以爲新大陸上遍地都是黃金，無一處水底沒有寶貝。當他們曉得他們必須脫去衣服，拿起斧頭，勞苦的伐木種植時候，自然叫苦連天，抱怨不已，甚至有破口咒罵的。但是約翰斯密不久就禁止他們。不論誰出聲惡言，就用水澆進他袖管裏去；所以人人都害怕。於是他驅他們到樹林田場裏去做工，並且告訴他們不做工就沒有飯吃；所以不多幾時那塊地方把樹

林掃除清爽，開始種植，於是村莊就成功了。

約翰斯密把本有的殖民地整理得有了頭緒之後，便向四處發展，因此遇到一次幾乎喪命的冒險。有一天他帶了一隊人在河邊行走，忽然間來了一羣印第安人，把他們都捉了去。他的同伴都給印第安人殺死，惟有他鎮靜不怕，如平常一樣，設法使他們不殺害他。他拿出小羅盤針來給他們看，把用處解釋給他們聽。他又在他們面前寫一封信，這在他們看來是件了不得的事情。他雕刻很美麗的玩具，送給一位印第安的小姑娘卡亨他斯 (Pocahontas) 酋長的女兒，但是後來印第安人還判決他要受死刑，因為他們看他能做這許多奇異的事，留着必有禍殃。所以一天把他綁了，丟在地上。他的頭擱在大石頭上，旁邊站着一個武士，手裏舉着大鎚，預備把約翰斯密的腦汁打出來。大鎚剛要打下去的時候，他的小朋友樸卡亨他斯趕忙奔上來，倒在約翰斯密的身上，所以如果大鎚打下來，他便先打着。她熱切的請求酋長免他的死，因此斯密得救而釋放。

五年之後，樸卡亨他斯嫁給一位年青的英國人叫約翰洛爾夫（John Rolfe）。這種聯姻引起了極大的興趣；當約翰洛爾夫帶他妻子回英國時，許多人聚攏來觀瞻這位印第安的公主。據說她是一位美麗快樂的少女，舉止行動，溫雅和善。但是不久她就離開了丈夫兒子而逝世了，埋葬在離開家鄉極遠的地方。

當約翰斯密由印第安民族釋放回來時，殖民者已減少了許多。有的死了，有的跑了。但是他的回來使他們得到一種新生命，而新的殖民者逐漸增加，填補喪亡的缺額。不過新來的人都比先前的壞；因為他們大半都是維基尼亞的亡命之徒。

過不多時，殖民喪失了他們的領袖。原來約翰斯密又遭到一件不幸的事，逼着回英國去。可是他一走，事務就立刻紛雜錯亂起來。不到六個月這些殖民者完全失了希望，預備各自分散。幸而新督辦德拉瓦爵士（Lord Delaware）帶了大批新的人和新的供給品來。維基尼亞遂得救了。

從此以後，一天發達一天，一天富足一天。這財富是從烟葉裏來的。印第安人種植這類植物很多，銷路也很大；殖民者因此也種烟葉，出口賣給英國。英王詹姆士第一（James I）雖然大為反對，但是烟葉的需求，只是日漸增加。英國人都喜歡吃維基尼亞的烟葉，殖民者所種竟遠不及銷路之大。

因此組合大塊的土地專種烟葉；但是工人缺少，便想出種種方法來補救。第一法就是把英國的囚犯判到美洲去種烟。第二法是一班惡漢做的，他們強搶一般無罪的平民，拖他們上船，載到維基尼亞來，賣給種烟人做奴隸。這種強搶的方法在十七世紀是很通行的，因此有警恨的人和被親戚摒棄的人都拖到船上，載到維基尼亞，像牛一般的賣給人家。

在一六一九年的八月，一樁極可注意的事發現了。有一個荷蘭的戰士載了二十個黑奴到詹姆士河來賣給殖民者。這是可怕的販賣黑奴的開端。可是當時黑奴的需要還不大，因為白種的奴隸很多。到後來白種的奴隸漸漸減少，載

黑奴的船隻便陸續不斷的增多起來，而奴隸的賣買一天興盛一天；到十七世紀的時候烟場上做工的全是從非洲盜來的黑奴。

在維基尼亞什麼都是烟葉。他們種的是烟葉，賣的是烟葉，講的想的都是烟葉。還拿牠來作錢用。當時殖民地地上並沒有貨幣，所以都拿烟葉來作爲賣買的交換品。牧師和官吏也以烟葉爲薪水。有人做了錯事也以烟葉爲罰款。譬如有一個人不到教堂裏去做禮拜，便須罰出五十磅烟葉；如果有一個人不肯把他的孩子受洗禮，便須出二千磅烟葉的罰款。又如果他和朋友會的教徒（Quakers）講來往，便須付五千磅烟葉的罰款，因爲維基尼亞的統治者不喜歡朋友會的教徒。并且還有一條法律，強迫種烟的人焚毀一部分烟葉，使牠的價值增大。

第二章 清教徒

當維基尼亞的基礎漸漸鞏固而成爲一塊好殖民地的時候，又來了一批有

名而可紀念的移民，住在維基尼亞的北部。約翰斯密第一次出去探險，發見維基尼亞北部有一片很長的河岸，就定名為新英格蘭（New England）。在一六二〇年十二月的一個冷天，新英格蘭河邊來了一隻小船，在波濤中找尋上岸的地方。船邊上探出許多男女老小的頭來，很熱切的瞧着將成故鄉的新地。目睹他們上岸的僅僅幾個仇視的印第安人，但這在歷史上是極重要的，因為那一隻船名就是美弗勞爾（Mayflower），船上所載的就是詣聖地的美國祖宗（Pilgrim Fathers）。他們上岸的地方依着他們在英國下岸處的地名，稱為新普里穆斯（New Plymouth）。他們上岸時搭腳的一塊大石，至今還保存着，敬稱之為「詣聖石」（Pilgrim's Rock）。

詣聖地的祖宗究竟是誰呢？他們是清教徒，英國教會的會員，不過他們要拿比英國國教儀式更要簡單的儀式去敬拜上帝。但是在英國，政府不准他們這樣做。思想的自由當時是不知道的。國王以為對的，百姓都得服從；不服從就要

受刑罰。因此英國的清教徒時時和他們的國王和官吏衝突。因為他們自由思想，自由用自己的儀式崇拜上帝，所以他們常常受罰被拘。

有一部分的清教徒覺得在英國的生活太艱難了，便逃到荷蘭去，總算太平無事的住了幾年。但是他們的領袖總是不滿意。他們覺得不久這一小队的人要被荷蘭人同化，而他們的子女不免要給荷蘭惡習所帶壞。並且他們英國民族性很強，不願和荷蘭人混雜。英國雖對他們很不好，把他們趕出，但是他們根本還是英國人。所以他們轉想到大西洋那岸的荒僻空地上去建設家鄉。

這一百個詣聖地的祖宗就是美洲合衆國的始祖，他們走上這冰凍得像鐵一般的河岸，並且有許多人因食物的缺少疲弱而生病；前途的艱難自然無庸說得。他們沒有好的地方住，沒有吃得飽，因此不久便病倒了許多。不多一時麵包吃完，祇能拿蛤肉代替。這第一個冬天實在可怕極了。病的接二連三的死去；到後來祇剩了一半。有一次祇有七個人沒有病倒，但是他們還是不斷的工作，

愉快的忍耐着，想種種方法幫助這些輾轉牀褥的朋友們。後來幸喜冗長的冬季過去了，光亮的春光使他們心裏都充滿着希望。

在這黑暗的時期裏惟有一樁事情足以記得：他們始終沒有給印第安紅人騷擾過。後來發生了一種可怕的病症，又死了一大批人；但是這少數餘剩的清教徒并不和先前來的人打伙作伴。

以後的幾年詣聖地的祖宗日在困苦艱難裏過活。可是漸漸的戰勝了困難，直到後來在新普里穆斯的殖民地，根基立固，便開始發展起來。

在英國有許多看了詣聖地的人們安靜度日，心裏非常羨慕，因為國內的清教徒受詹姆士第一與查理第一的壓迫，生活異常痛苦。所以當新英格蘭來信遞到時，莫不熱切的高聲誦讀該地自由的情況，還要傳着觀看，尊敬得如同福音一般。因此年年有許多船隻一隊一隊的渡過大西洋去，而新英格蘭河邊的小船也一天多似一天。到了一六二九年時那殖民地已大致粗具，現在的大

馬薩諸塞 (Massachusetts) 州立基卽在此時。

一六二九年夏天有一大批的清教徒在馬薩諸塞海灣上岸。五隻船中以美弗勞爾當先，載了幾百老小男女，也在新英格蘭上岸，不過那時新英格蘭的環境已快樂得多，不像詣聖地的祖宗剛到時那末淒涼了。沿路的天氣既好。到新英格蘭時又值暑天，綠葉新嫩，芳草如茵，遍地沿河都是各色美麗的花朵；并且不像從前荒僻無人，現在岸上滿站着歡迎的人，預備着指導幫助他們。

不久又到了八百個殖民者；小的市鎮便接二連三的建立起來，與英國的通商也日漸進步起來。殖民者把穀換來的獸皮運到英國去販賣。他們在尋找衣食和防禦土人的奮鬪裏，卻並不忘記心智的事情。他們中間很有幾個學者和思想家，并且都不願讓小孩子不受教育。不到幾年學校便興起來了。他們通過一條法律，說凡滿五十人的市鎮，必須設一普通學校，大一些的地方有文法學校。當哈佛大學 (University of Harvard) 開辦時，馬薩諸塞州還成立得沒有幾

年哩。

次於馬薩諸塞州而建立的是康涅狄格 (Connecticut) 州，成於一六三八年。同時其他殖民者建設新澤西 (New Haven)，新罕布什爾 (New Hampshire)，和緬因 (Maine) 三州。北部的殖民者和南部維基尼亞流氓罪犯的殖民者大不相同。他們莊嚴端正，忠厚勤懇，又善行商；他們的子孫就是美洲合衆國的中堅分子。

第三章 新英格蘭的生活

新英格蘭最早的殖民者，在根基未固事業未發達之時，不知經過了多少痛苦艱難。但是他們從不退縮，他們堅強的臂膊勇敢的心智看得困苦艱難非常輕微。他們的住屋是極簡單的——用整塊的木頭堆成房屋。教堂居中，四周造着住屋，外圍以堅固的木柵，當作堡壘，以備印第安土人的襲攻。

後來新的人愈來愈多，便計劃擴充新的殖民地，在春天的時候，一隊冒險的人開始出發，照例由牧師指揮着一切。男女老小一大隊向荒野而去，走了幾天，找到了他們喜歡的地方，或是到了一塊地方，他們相信是上帝引導他們來的。於是張起營來，開始工作。每家造個小木屋，每人規定一塊土地種植。木製的教堂也造了起來，往往在教堂的鐘樓上放着兩三尊砲，以備攻擊躲在樹林中的野獸。從這種微小的小村落，漸漸發達成爲現今新英格蘭的大城鎮。

過了一些時候，這些村落變遷得非常之大。樹林沒有了，林中的空地都墾成田場了。田與田間有寬闊的路，河上架着橋樑，印第安人的住屋都改成白人的居處，而土人則被迫着向荒蕪無路的後部退去。我們現在來講講白人與紅人交接的事，因爲在新英格蘭新開闢的時候，與紅人交接是件極重要的事。

最先來殖民的幾年，白人與紅人相安無事。但是過了一些時候，紅印第安人開始不安分起來。他們看見白種人日漸發展，把他們的獵場奪去，便大起憤激。

早年的殖民者常向土人買地，但價值極低廉。一條毯子，幾碼布或是一面鏡子，就可以同他們換大塊的土地。有一個作者說道：『我們在布令伯爾 (Brinble) 買到六百畝地，祇化三條毯子，十二瓶酒，幾棵鎗子火藥。二萬二千畝的整個紐約城在一六二六年祇買二十四塊錢，在緬因一個全村祇賣一大桶玉蜀黍和三十個南瓜。康涅狄格的武德巴立 (Woodbury) 以前稱為壺城 (Kettle town)，因為當時是用一把銅壺向土人換來的。』

詣聖地的祖宗時常受印第安土人的騷擾。有一次印第安的酋長用一束響尾蛇皮包好的箭送給統領威廉，布喇德佛德 (William Bradford)。統領知道他是挑戰的意思。他不慌不忙地把包裹的箭取出，把火藥子彈裝進，送還酋長。那酋長看統領明白他的意思，并且準備着交戰，便不敢來侵犯了。

又有一次一位和白人很知己的印第安人跑到新普里穆斯來報告白人，說印第安人計劃要屠殺某村。勇敢的清教徒隊長密爾斯，斯坦狄士 (Miles

Standish) 立刻帶了一隊兵士到那村裏去。他碰到對敵的印第安人起先在一間屋裏談判，兩方面爭論得很利害，因此由談判而變爲爭鬪。在這間小小的屋裏徒手打得很兇，但是最後斯坦狄士勝了。他親自把酋長殺死，把酋長的頭帶到普里穆斯，作爲得勝的紀念。從此以後印第安人再不敢和斯坦狄士交鋒。

幾年之後馬薩諸塞的人和印第安名族卑各志 (Pequots) 鬧了一場。原來卑各志人殺害了新英格蘭的幾個水手和商人。一六二六年恩狄科特隊長 (Captain Endicott) 引了一隊兵打他們，把土人的村落燒去了幾個。次年另有一個領袖梅遜隊長 (Captain Mason) 出其不意的攻擊他們，把他們盡行殺死。從此以後，新英格蘭太平了四十年。

於是和印第安人最可怕的爭鬪出現了。這就是一六七五年菲力王之戰。菲力這個名字是英國人贈給一個印第安酋長的徽號。他深恨白種人，久欲把白種人趕出美洲，奪回田場和果園來仍做他們的獵地。因此他大大的計劃起來，

把印第安民族團結起來，組成一強有力的隊伍，出其不意襲擊英國人。

但是這並不算什麼奇事。一個知己的印第安人早來通報他們，所以殖民者都準備着攻擊。戰爭便開始了，這在幼稚的殖民者實在是件極危險的事。這戰事前後凡歷一年，馬薩諸塞所從來未有的慘酷戰事。印第安人的恐怖日夜鎮臨着。他們睡在木屋裏，不知道要給土人吶喊驚醒呢，還是要見住屋的被焚。他一離開了家，就不知道能否活着回來，還是全家被害。樹林的道路上滿是畫臉的印第安人；殖民者一隊一隊給他們殺死，村落一個一個給他們焚毀。就是幸而獲免的也給他們俘了去；房屋擄燒一空。

這場戰事直到一六七六年八月纔止。一個印第安的叛徒把菲力殺死，纔了結這場惡鬪。他們把他的頭帶到普里穆斯，放在絞人架上，證明這個大敵已毀滅了。但是勝利的歡聲給深痛的悲哀遏止住了。在新英格蘭外方的幾個殖民地都已毀滅；幾千間房屋都已燒去；殖民者中最健全的分之十一已死在

印第安土人的手裏。

許多奇異有趣的故事講到這場白人與土人的惡鬪。印第安人狡滑異常，但是白種人不久學了他們的狡滑來抵敵他們。樹林間的偵探往往縛幾張大葉子在帽上和衣上，躲在長的亂草裏，竊探他們的動靜。有人畫了面孔，扮作土人模樣，混進土人隊裏去偵探消息。當他回來的時候，路中遇到兩三個土人，便不得不和他們招呼，但是他的印第安話祇能說幾句，多講了不免要給他們查出底細。所以他冷不防的襲擊他們，把他們殺死，掛着頭回營來。

當托馬斯，畢得福(Thomas Bideford)的住屋被攻時，他獨自一人抵禦。他的住屋剛好在河的旁邊；他先把他的妻子和家人放在船裏逃走。土人來時，這住屋保護得非常嚴密，土人便傳令包圍起來。但是畢得福和他們玩得真好。他在一扇窗口裏出現時戴帽而不穿衣，在第二扇窗裏出現時穿衣而不戴帽。他又立刻換了一頂帽子，時而又去換件衣服。有時他肩上肩管鎗，時而肩上放桿

又。他用一種聲音發號令，用他種聲音答應；總之他要土人相信這屋子裏滿是人。土人一看沒有攻進的希望，便棄而他去了。

當時的女子和男子一樣的勇敢。有一次幾個女人正在煮湯，忽然來了一隊印第安人。這些女人便拿了湯鍋躲到教堂裏去，吹起驚號，喚回在田場上工作的丈夫們。印第安人猛攻教堂門，女人便將滾湯澆在他們頭上，直到男人趕到纔止。

此外又有一個有城堡的村落；一天那村落裏的男子給另一村的假警號喚了去。忽然間一大隊印第安人咆哮的竄了進來。但是村裏的婦女們並不害怕。她們拿了鎗，守衛城堡，把頭髮梳成男子的樣式，嚴密抵禦，因此把敵人打得一敗塗地而逃。不但如此，殖民者中的女子很有幾個能够徒手格鬪的。有一個雄壯的女子名波加斯 (Experience Bogarth)，在和印第安人的惡鬪裏也曾參加過。那時有許多土人要竄進門來，她執斧站在門口抵住他們，殺死了三個敵人。

在這些戰爭裏許多白種人給土人捉住，拖入荒野裏去。他們所受的痛苦，不是文字所能表達的。有的走到半路上，就給土人用鉞斫死。把屍身擲在樹林裏。但是有的直捉到土人的家裏用種種酷刑緩緩處治，受苦而死。新英格蘭的殖民者家裏飯桌上常常有空坐位，那不到的人便一定落在印第安人手裏，不知是死是活，怎不叫家人腸斷。

這些被擄的人時時設法逃回到他朋友那裏去，而這些逃逸的故事就是美洲殖民者的浪漫史。內中最有名的是哈拿，杜斯登（Hannah Duston）的故事。當她被擄的時候，她的嬰孩給土人殺了。有一次土人帶了俘擄紮營在一個河洲上。哈拿等他們都睡熟了，爬起來，叫一同時被擄的女子和一個小孩都拿了斧頭，把十個印第安人殺個乾淨，出營而逃。她們剛要回家的時候，記得最好帶些證據回去。所以他們又轉回來，割了一個頭。又把木艇都鑿沈了，祇剩一只坐了回來。這次冒險，哈拿得了二十五鎊獎酒，她的兩個同伴也各得了十二鎊半。

有兩個小孩子在晚上從印第安營裏偷逃出來，躲在有缺口的大木裏。他們睡着幾次看見找尋的人在他們面前走過，但是終於給印第安狗子用嗅覺找到了。幸而這兩個小孩子帶得有點食物在身邊，便和狗子做朋友，因此脫了危險。到天晚了，他們便起身向森林裏逃，遠避追趕的人。但是離家卻還很遠。他們一連走了九天，一路只拿野漿果充飢，纔走到白人的殖民地。剛到的時候，內中一個因疲乏太甚，仰身倒了；但是經過一番調治之後，仍復恢復原狀。

一位年青的女子給他們捉了去，起先管得很緊。但是三星期之後，他們心想她離家很遠決不會想逃走，所以管得鬆了。這女子得此機會便用樹皮做個馬鞍，藏着預備應用。後來機會來了，她捉住一隻馬，跳上馬背便逃走了。

有時年青的俘虜給土人認爲養子，所以漸漸的言語禮貌都變成印第安人。往往隔了許多年數，父母纔找回他們的子女來，那時已成了印第安人，射箭連斧言語態度完全是印第安的。并且往往這些孩子很愛野蠻生活，因此逃進深

林裏去，永遠找不回來。

第四章 首創獨立的十三州

美國人一說到「老十三」(Old Thirteen)，便驕傲的記起美國最初建國時的十三州。這十三州的基礎到一七三二年纔算立定，最後的是佐治亞(Georgia)州。我們已經說過維基尼亞和新英格蘭建設的歷史；現在我們不妨談談其他諸州是怎樣建立的。

在馬薩諸塞的南部，繞着哈得孫河(River Hudson)有一荷蘭的殖民地。這河名是從英國有名水手亨利哈得孫來的。他最先坐了半月號(Half Moon)船來到這裏，因為名。他那時在荷蘭人手下做事，所以荷蘭人便移殖過去，據為已有。荷蘭人前後統治了五十年，造成新阿姆斯特丹(New Amsterdam)城。但是在一六六四年英國人佔據了這殖民地以後，荷蘭的威權便告終止的。新阿

姆斯特丹改名紐約 (New York)，從此之後竟發達成爲世界最大的城市，商埠之一。

再向南去，近維基尼亞州，就是馬里蘭州 (Maryland)。這在一六三二年是羅馬天主教教徒的躲身處，因爲那時英國對待天主教徒比清教徒還要兇。牠的立基人是巴爾的摩爾爵士 (Lord Baltimore)，他的名字至今還存在那省城裏。但是過了一時，殖民者愈增愈多，天主教的精神便失掉了；在一六八八年，威廉和瑪利的新教徒朋友到處專權，惟有這一州是例外。在歷史上這一州進步得很鎮靜很穩定，除了和鄰州爭界外，既沒有和印第安人打過仗，也沒有和他們爭吵過。

南北卡羅來納 (Carolinas) 是在維基尼亞的南部。我們最先聽到牠是在一六二九年，那時羅伯·希司 (Robert Heath) 爵士得查理第一的允許，據有維基尼亞南部大地，而稱之曰卡羅來納，以尊其賜地之王。但是這回恩賜一點不

發生效力，因為這塊地實在給新英格蘭、維基尼亞和西印度來的人佔據去了。在一六六七年，一羣英國的貴族奪了來治理五十幾年，但是不很成功。於是由英王派人統治，從此之後卡羅來納的人民很是忠心於國王。賓夕法尼亞州（Pennsylvania），直到一六八二年纔由威廉烹（William Penn）建立成功。烹是英國海軍大將（在朝廷上是很寵倖的）的兒子。烹既有這樣威勢的父親做幫手，要在英國政治界上佔一個重要位置是件極容易的事情，並且他聰明能幹，家裏的人都曉得他有很偉大的將來。那知道竟大失所望，這位少年竟做了朋友會的教徒。他的父親知道了，怒得什麼似的，把他逐出門去，希望他飢餓時就會放棄他朋友會教徒的思想。但是烹堅忍不屈，終至父親恕赦了他。但是這樣有權勢的上將也不能免除政府對於烹的判罰。威廉烹罰款之外，又把他關禁在一個塔上。

他的父親死後，威廉烹就接受了大注財產。他決定用他的權力和財力幫助

這班可憐的同教會的弟兄們，因為他們受人人的攻擊和虐待。那時國王欠烹許多錢，烹就要求將美洲的土地來抵償。國王巴不得如此，自然滿口應承，將新英倫西南部的一片大地劃歸烹。這就是現在的賓夕法尼亞州了；那時專為被壓迫的朋友會教徒棲身的地方。烹的高尙雄心建設一自由自治的州——在那裏人人能得到最高度的自由和快樂。

這些朋友會的教徒對待居住在該州的印第安人充分的表現他們公平和善的精神。在朋友會教徒的境界內從沒有和印第安人打過戰流過血。烹召集印第安酋長在一棵大榆樹下開會。他告訴他們在寬廣的忠正善良的道路上以兄弟之情待他們。他們見烹這樣誠懇和善，很受感動，便發誓說：「日月存在一天，必和威廉烹及其子孫和平度日。」這誓語並沒破壞，印第安人到如今沒曾殺過朋友會的教徒。

這新的殖民地發展得異常的快。土地肥腴，河流交錯，氣候溫和。來僑居的人

又從頭都是最好的一班——莊重，從容而又耐勞。不到幾年，烹告訴在英國的弟兄們說：「在賓夕法尼亞的朋友們都進行得很順利，所以出產和智識都增加得很多。」

十三州中的最後一州是詹姆士，奧格爾托普 (James Oglethorpe) 於一七三二年手創的。奧格爾托普深感於在英國因欠債而下獄的人的痛苦。他計劃建立一州，在那裏人人可以自由設立家庭，做工糊口，無坐欠債牢獄之苦。此外他另有一個愛國的目標。奧格爾托普是一個軍人，他對英王喬治第三說，如果把欠債的人移植到卡羅來納的南部去，那末可以防禦在佛羅里達 (Florida) 時時來吵鬧的西班牙人。國王就把卡羅來納和佛羅里達間的一塊大地，賜給奧格爾托普，取名佐治亞 (Georgia)，以尊其王。有幾個有名的人在佐治亞的早年歷史裏可以找得到。約翰和查理衛斯來 (John and Charles Wesley) 曾經到過那裏——約翰是牧師而查理是州長。奧格爾托普的書記官佐治，希特

飛德 (George Whitefield) 也到過佐治亞州，在小村上講道。他很喜歡這一州，所以建立了一所孤兒院——這是他終身最喜歡做的事。

第五章 獨立戰爭

這「老十三州」沿着大西洋海岸在廣大的大陸上正像一條邊緣一般，在十八世紀中葉冒險的人開始向西部發展，終於和法國人接觸了。那時法國人佔有坎拿大 (Canada)，一心想向南部來霸佔地方，把英國人扼住在沿海一帶。但是英國人不願法國國旗飄揚於美州其他各部，所以派了軍隊和有印第安人幫忙的法國軍隊激戰。結果英國勝了。烏爾弗 (Wolf) 於一七五九年攻下魁北克 (Quebec) 城，法國的勢力便熄滅殆盡。從此之後，法國人在北美洲的勢力便完全消失了。

和法國爭鬪過之後，英國的殖民地暫時安靜了一會。但是這個安靜，正是大

風暴的先兆。那時候在美國的英國人決想不到變別國人，也決想不到會和老大的英國脫離關係。誰知道不到幾年這夢想不到的境况竟來到了；新英格蘭的人民竟將祖國的束縛丟棄解除，而深恨祖國的君王。

這種可驚的變遷究竟怎樣肇端的呢？這由於英王佐治第三和大臣宰相們的愚笨而來的；他們硬要束縛住在美洲的同胞的手足，因此不論友誼的和非友誼的關係都破裂了。

英國的大臣們對於籌款正是束手無策，於是財政總長格勒維爾爵士 (Lord Grenville) 便向財政部建議，向美洲的僑民徵收印花稅；不論那種公文，必須應用貼有政府印花的紙抄寫。這筆款項，歸英國政府所有，而格勒維爾爵士則藉口維持保護美洲人民的兵隊，在印花稅裏抽去一部分。

美洲的人民大發雷霆。他們宣言世界上沒有政府能抽他們的稅，如果沒有得到他們的允許。新英格蘭立刻起來了許多暴動的分子，攻擊分發印花的人，

並燒毀所有的印花。因此不到幾時這印花案便取消了。

但是新的爭鬪卻繼續着發生了。在英國的大臣們又決定向美洲僑民徵稅，國王佐治第三竭力的幫助他們。新稅有好幾種，內中有一種是茶稅——每磅茶徵收三辨士。美洲的僑民仍是抵死的反對，甚至於抵制有英國國稅的貨品，不許僑民去販買。這個惡感到一七七三年纔達了頂點。裝茶的船停泊在美洲的四個海口。內中三個因僑民拒絕交易，原封不動的開回英國。但是在波士頓（Boston）海口停泊的幾隻茶船却遇到不同的命運。有一班波士頓的人假扮了印第安人上船來把茶箱都打開，將茶葉傾在海裏。

這樣看來，兩方面已無和平解決的可能了。所以英國的大臣宰相和國王佐治第三便決定用武力壓迫；在美洲的僑民也決心爲他們的權利起見挺身一戰；於是一七七五年有名的美國獨立戰爭便開始了。他們先在勒克星敦（Lexington）和康科特（Concord）小有接觸，但是立刻看出這班耐勞獨立的獵人

田夫確是英國軍隊頑強的勁敵哩。

最先嚴重的接觸是在近波士頓的邦刻山(Bunker Hill)，僑民居高臨下，扼險而守。英國軍隊要奪這座城，兩次給僑民打退；第三次用刺刀衝鋒，仍損傷許多兵士而退。

那時美洲各州除佐治亞州外都派代表在國會會集，討論對付方法。在這些代表中間有一個人不獨是美國的偉人，並且是世界的大政治家大軍人和大愛國者。這位就是維基尼亞的代表佐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

『戰爭中第一人，和平時第一人，而在國人的心目中也是第一人。』——這是美國人對於佐治·華盛頓的崇拜語，而確實是很不錯的。他真正是個偉大的人。他有智慧和勇敢，又真心愛國家。他做事熱心而又有膽量，從不鹵莽苟且；他爲人誠懇忠實，最可佩服的是他不論在任何偉大的誘試裏，始終保持着高尚的靈魂和安靜的性情。不論前途如何黑暗，不論如何嚴厲的給人暗算欺負，

他總是安靜的穩重的盡他的責任，不退不縮，始終相信公理是對的。

會議結果舉佐治·華盛頓爲美軍大統領；華盛頓便召集軍隊聚會於波士頓。他發見他的軍隊非常柔弱，而英國的軍隊卻非常強勁。但是英國的軍官都是沒用的人，不能利用這強有力的軍隊，而華盛頓佔據了這處高地，居高臨下，守着城池，所以英軍只得退出波士頓，放棄新英格蘭。所以戰事現在遷移到紐約了。

但是戰事在紐約附近發生之前，有一樁大事應當記住。在一七七四年七月四日美洲獨立的宣言發表了。宣言裏不承認佐治王統治十三州的權，并宣告這十三州獨立自由。

美州的僑民得到了這獨立的消息，自然快活得了不得；但是最黑暗試探時期也就在他們面前了。豪爵士 (Lord Howe) 領了一隊強有力的英國軍隊，把華盛頓的軍隊打散了一部，奪了紐約，逼着華盛頓退去。隨後又接連勝了幾仗，

華盛頓的兵士都頹喪極了，有很多人棄營而去。最後受他命令的祇有四千人，而他們都窮困得到了極點。那時軍火短少，衣服襤褸，食料缺乏，既無氈毯，又無鞋襪護足。但是華盛頓抵死把他們團結起來；在冬天裏兩次得了勝利，又把美國僑民的精神提了起來，於是對於這偉大的領袖予以無限量的信任。

在第二年的夏天，美國人又遭失敗，直到秋天，一隊英國兵給美軍在薩喇拓加 (Saratoga) 俘虜後，纔恢復轉來。但是一到冬天，在福治流域 (Valley Forge) 駐紮時，美軍氣焰降到最弱的地步。兵士們都失望了，惟有那冷靜莊嚴不怕的大將華盛頓，還是不動聲色。他在福治流域的境況，要算是最危險最可怕了。兵士們幾天沒有肉吃，有時連麵包都沒有。他們沒有氈毯，又少衣穿，不得不圍坐在火邊取暖。當他們走過雪面時，血點斑斑的都留作他們的痕蹟，因為許多人連鞋子都沒有穿。但是他們的大將將自己的精神貫注在他們中間，所以他們團結得還是很固，不論什麼時候，都預備着與敵人死戰。

過了這可怕的冬天之後，戰事形勢纔漸有轉機；美國人處處得到優勝。那時美洲南北兩部都有戰事。有時英國勝，有時美國勝；但是美國勝的次數逐漸增加，直到一七八一年十月，華盛頓將維基尼阿州約克唐的英國軍隊全數繳械。英軍的統領是康華理爵士（Lord Cornwallis），當他被包圍時，戰事便結束了。從此之後大英帝國失掉了她最大的殖民地，而強有力的獨立的美洲合衆國就此誕生了。英國和美國從此沒有合併的希望了。不過如其當時能以和平友誼手段分爲兩國，那感情一定要好些。這大半是頑固的國王和大臣的錯處。就是在戰爭的時候，英國有許多人反對大臣們的行爲，所以美國獨立的時候，他們不但不悲傷，反喜歡他們得到自由。

第六章 美洲合衆共和國

美國人聯合起來，組織一共和國；首領由人民選舉，稱爲大總統，每個大總統

任期四年。美國第一任大總統當然屬於佐治·華盛頓。那時誰能有他這樣聰明能幹，能負這幼穉共和國的責任；所以第一任滿期之後，人民又舉他，請他連任。當第二任滿期之後，人民又想請連第三任。但是華盛頓決意不肯再做。他那時年紀已經很老，很厭倦公共的事情。他渴望在山林裏過安閒和平的生活。他於一七九六年退位，三年後即逝世。舉國的人都深切的悲慟，因為他們覺得喪失了美國革命唯一的大人物。他的名字至今還活在美國人的心裏，稱爲『美國的父親。』美國京城命名曰華盛頓，就是紀念他的。

華盛頓做大總統的時候，比以後幾個大總統都有權力。他治理國家比國王天子還要威嚴。華盛頓最注重尊嚴，而以後的大總統最不注重的就是尊嚴。他出門時必坐四馬車；遇大會時則坐六馬車。他慶祝生誕的儀典和國王一般無二。行禮時必穿朝服。宴會時所請的客是選擇過的。他所以要如此，並非要滿足他個人驕傲的慾望，卻要使他自己和國人對於一國之主的位置特別尊重。

美洲共和國的初年百事待理，自然困難繁多，辦事棘手。那時全國還是擾攘不安。雖則英國的專制威權已經打掉，但是美國人民中有許多是忠於國王的。他們生長在英國國旗下面，對於母國感情確乎很難破壞。當英權旁落，這些皇黨的人自然痛苦萬分。他們離開了家鄉，望北向坎拿大去，決定仍做英國的國民。逃往英國屬地去的共有六萬餘人。

在美洲講英語的人從此分爲兩部。坎拿大仍屬英王管理，與合衆國是斷絕的。坎拿大和合衆國的分離不獨疆界是如此，并且從合衆國趕走出來的人對於合衆國非常痛恨，而這種痛恨不是容易消滅的。

在這艱難萬分的時候——政府須待組織，戰債須設法償還，國際地位須站立穩固——華盛頓的判斷力和智慧於美國前途很有關係。有許多困難在華盛頓交付責任於新總統約翰亞丹（John Adam）之前已經解決好了。亞丹以做第一任駐英大使而出名的。

當這位美國公使踏上英國朝廷和英王佐治第三面對面相見時真是一件緊張的事呢。但是英王的態度非常漂亮。他對這位曾在他治下當國民而今代表他國的公使，說了許多很熱切很客氣的歡迎話。他說道：『我希望你相信——將來全美國也許會明白——在上一次戰爭裏我是爲萬民重託的責任起見，不得不如此做。我對你老實講，我是最後應承這種分離；但是這分離已經演成，并且不得不成，那我也說過，我是最先願意和獨立的美洲合衆國親善的。』

在亞丹統治下最大的國事和法國的衝突。當美國和英國交戰的時候，法國幫了不少的忙，所以一七九三年法國革命後，美法的交情是非常之好。但是法國奢望過度。她當合衆國是她的屬國，要求她進貢。美國便立刻武裝起來，說道：『要打，百萬個人都有，要進貢，分文錢都沒有。』起先在海上小有接觸，幸而構和得早，沒有激起大戰來。美國第二次戰爭也是和英國，時在一八一二年。

第七章 一八一二年之戰

一八一二年六月美國海陸兩軍俱向英國宣戰。欲知宣戰緣由，非一看歐洲當時的情形不可。

那時英法兩國正在交戰，拿破崙 (Napoleon) 不但是法國的主人，并且差不多全歐洲都在他掌握之內；惟有英國他還有點害怕，所以這時正用全力攻打英國。英國宣告拿破崙威權下的所有海口盡行封鎖；意思說英國海軍禁止各國商船走近拿破崙治下的沿岸，戴食料給他們。如有冒進封鎖口岸便須捉住，船隻充公。

拿破崙便宣告封鎖英國海口，抵制他們。因此英法間的海洋不論那國商船去走都很危險。那時美國有許多商船，冒險去做這項商業。危險是很大，但是生意卻很好；因為口岸封鎖，物價便飛漲起來。商人看見厚利可圖，自有許多人去

冒險；因此許多商船給英法戰艦捉住，美國就憤怒起來。

但是美國所以和英國爭鬪起來，此外又有一個原故。那時英國水手待遇甚苛，細小過失，就要受嚴重的鞭責。但是在美國船上，工資飲食和待遇都比英國水手好，因此英國水手往往棄了舊職到美國人船上來服務。

英國的政府看見大批的人棄職而去，便大發雷霆，叫美國船停下來，檢查有無逃工的人。如果找到了，便捉回原船去，硬要他在原船作工。這英國自由「檢查的利權」使美國人大起憤懣。不多幾時英國政府不但把英國水手捉去，并有把許多美國水手也拖了去和法國打仗。他們爲一不相干的別國犧牲性命，當然大不高興。并且有的說以前雖是英國國民，現在却住在美國入了美國籍了。但是英國政府睬也不睬；還說生在英國的到死應當做英國的國民，不當屬於他國。

後來事體愈演愈利害，有一次英國因要檢查美國船竟向該船攻擊；美國忍

無可忍，便向他們宣戰。那次接觸並不利害，兩方都有勝負。他們在坎拿大陸軍交戰，美國人以為必可優勝，那知反遭失敗。在坎拿大的法國殖民民竭力幫着英國把美國軍隊趕走。在另一方面英國開到一大軍隊，上陸向華盛頓京城攻擊，很容易的佔據下來，并把總統府和各處衙門都燒毀。這種蠻橫的舉動，美國人自然恨入骨髓，而英國戰爭上的行爲也因此留下了極大的污點。

在海上美國起先非常順利。他們的海軍雖小，但是人都訓練得好，船隻又精緻，所以美國接連的打勝仗。內中最有名的一戰是英國善農(Shannon)艦(船長布魯克 Captain Broke)和美國拆撒比克(Chesapeake)艦(船長羅凌士 Captain Lawrence)的接觸。這場戰事正在波士頓海口，波士頓的人都望得見。時間雖短促，但是很激烈。從交鋒後不到十五分中，布魯克已領了水軍上美國軍艦把美軍打得一個落花流水。布魯克受傷，羅凌士死難，而拆撒比克給英國人帶去作俘虜品。

那場戰事結果英軍敗北。那知和約已在根脫 (Ghent) 簽字，但是那時新聞的傳遞非常遲緩，所以帕瑟喃 (Pakenham) 還帶了一隊陸軍上岸攻打新奧爾良 (New Orleans) 的城堡。美國大將約克孫抵死防禦，在牆上射下鎗來把英軍打退，還屠殺了許多人。帕瑟喃也殉了難。

當和平告成，兩方都慶幸不止。美國損失極大。美國的商業給英國海軍打完了，以前很興盛的海口埠頭，現在亂草遍野荒蕪滿目。到和平時美國已人財兩缺，而英國亦已頹喪不堪。兩方面都受損失而未得半點好處，但是和平告成，確是應該慶祝喜歡的。從此之後美國和英國就從未衝突過，並且我們希望他們永遠不要再戰。

第八章 美國的進展

一八一二年的戰爭之後，美國內部太平了許多時候，她就在這個時候，猛烈

的長成起來。從新英格蘭初關到現在，時時有人向西邊去開墾，不過到了現在竟像潮水般的奔向西去。沿海的幾州在戰爭前和在戰爭時都吃盡了各種苦頭。許多商人陷於破產，而商人雇用的人更窮得衣飯無着。許多新英格蘭的田地荒蕪殘瘠，生產不出什麼來。現在聽到由西方來的獵人和旅行者的故事，講西方出產怎樣豐富，土地怎樣肥腴，印第安人在大塊的草地上怎樣追捕野牛，深密的樹林河流怎樣潺潺的流着——沒有一個不希望到那裏去走一趟，在這肥腴的地上建設新的家庭。

從一八一六年到一八二〇年，向西殖民運動達最高點，移民在遷移的時候，築了許多康莊大道。每天裏總有許多大車載了家用的貨物和老幼不能步行的人，滾滾不斷的向西而去。到了文化的邊界，便停住了車輪，每家拿了政府允許的一百六十畝地，建屋過活起來。

他們最先要做的事是造個『半開的營幕』(Half-faced camp)。這營幕的造法

很簡單，他們把嫩樹斫下來，插在地上成四方形，惟前面一方是開的。那屋頂也是用嫩木造的，覆以樹皮，以防風雨。一家人住在這裏面直到樹林斫除清楚了，再造較好的木屋。他們一到此地，便開始拔草斫樹，收拾一片空地，撒種播穀的種植起來。

現在他有時間想造所比『半開的營幕』更堅固些更和暖些的住屋了。這是用大塊的樹幹堆壘而成，隙縫則用泥和苔蘚來填補，屋頂是用木板來鋪就的。這種小木屋造得好，又寬暢又舒服；到他們財產富庶了，纔蓋造普通的房屋。

這些木屋可以造得很堅固的，因為在殖民地的邊界上時時要受印第安人的攻擊。白種人佔有他們的獵場，印第安人異常憤恨，時時來攻打郊外的小村，焚毀房屋，殺死居民。

抵抗印第安野蠻人和保護前線的殖民者的是一班住在邊陲林地的人（Back woodsmen）。在白人中間有許多獵人和印第安人一樣的喜歡荒野。他們

住在空曠的日子，比在屋子裏多；他們整日打牛捉熊，捕鳥剝皮爲事。頭戴布帽，身穿皮服，腳踏印第安人穿的熊皮鞋子，手拿可靠的後膛鎗。他們是白種人保護者的先鋒隊。殖民地一天一天的擴張起來，他們也就向新的獵場上去伸展。和印第安人接觸打仗的就是這班人。他們耐勞吃苦比什麼人都利害。在樹林裏的獵術比塗色的印第安人有過之無不及。他們能夠偷着走過林去，同印第安人一樣，一點沒有聲息；他們能偵察旁人所注意不到的足跡；野蠻人的戰術和詭計他們都熟悉；他們的鎗法都精熟得很，確是移民的保護者，樹林中的好獵手，印第安人的勁敵。

移民的前陣直向美洲大陸的中心伸展去。人民則由陸路水道不斷的向內部移居。密士失必 (Mississippi) 河的支流都成了交通的要道，遍河盡是黑點般的平底船，大船，木筏和蠢笨的『闊角舟』 (broadhorns)，每個船上滿載着移民和貨物。美洲的西部出乎意料的迅速地改變起來了。本來安靜的樹林，現在錚

鐸的伐木聲鬧成一片；不多幾時一個木屋的村落成立了。再過幾年便成了一個城市。樹林都沒有了；當年樹葉在日光中閃爍的搖動，現在麥頭禾穗，將地面鋪成金色。這樣一州一州建立起來，直達太平洋沿岸；這就是棋盤般的美洲合衆國的雛形。

有一州是用錢去買的，在一八一二年纔加入美洲合衆國。這就是南部大州路易斯安那 (Louisiana)，這本是法國的屬地，於一八〇三年由拿破崙手裏買來的。路易斯安那另外有一部分，後來也買了進來，成爲密蘇里 (Missouri) 州，於一八二〇年加入美洲合衆國。

這種種變遷都在孟祿 (Monroe) 做大總統時發生的。他的『孟祿主義』 (Monroe Doctrine) 至今還是膾炙人口，這主義是對於歐洲列強在美洲的行動而發的。他的意思說美國不許任何國到美洲來找殖民地，也不許歐洲列強來干涉美國各州的事。他的蓄意就是向歐洲說『不要轉美洲的念頭。』

美國很穩定的一天一天的擴展開來。在密蘇里南部的得克薩斯 (Texas) 也歸併到美國來，因此和墨西哥 (Mexico) 發生了衝突。墨西哥視得克薩斯爲己有，這次給美國取去，便出來抗議。於是於一八四六年和墨西哥打了一仗。墨西哥柔弱得很，美軍大將司各脫 (Scott) 毫不費力的，把他們打敗了。墨西哥便被逼着割讓得克薩斯以西到太平洋海岸間的一塊大地給美國；在這大地中最有名的是加利福尼亞 (California) 州。現在美國兩面都傍海了。

不久全世界的眼光都注意到美國新得的加利福尼亞州，因爲那裏發現了金礦，一八四八年的一月裏一天有一個人在薩克喇門托河 (Sacramento) 支流的岸邊，開掘一條溝。這溝是用來把鋸木廠裏的水排泄出來的，因爲太狹，所以雇人在那裏開掘。在溝泥裏他看見許多閃亮的小物。他便檢大的拾起來看，心想很像金子。他放在兩個石頭中間錘，果然成了薄片；他現在想一定是金子。他拿去給他主人看，主人試驗了幾回，證明確實是金子。

過了一時，他們找到泥土裏有大量的金子。山邊的石裏，河裏的沙中，都有粒形，成片和成塊的金子；有的地方竟像地裏種着金子一般，這消息傳出去像電光一樣得快。隨着「金子！」「金子！」的呼聲，無數的人棄了安閒的田野，急急忙忙的向『金州』加利福尼亞而去。種田的丟了鋤頭，做商的關了店門，水手棄了船隻，兵士離了營帳如癡如狂的去找尋金子。從新英格蘭從南部。從坎拿大都有成千成萬的人向着加州而去。並且許多船隻載着新的冒險人在舊金山（San Francisco）灣裏泊岸。他們都自以為找金羊毛故典裏的人物。並且有人掘得大塊的金子，一天裏發幾千鎊財的故事，從這個嘴裏飛到那個嘴裏。

開鑛的營幕到處張設起來。市和村落迅速地一個一個建立起來，空蕪的山谷現在住滿了各處來求金的人。各地來的人不是個個能達到目的地。因為有的須穿過二千多里的荒野，不是給高山阻住。便在毫無人迹的沙漠上迷路。此外還有印第安人的騷擾。他們等在路邊，看小團體和軍備不全的白人隊伍過

來，便把他們盡行殺死。有時病疫流行。虎列拉一來，把幾千個人病死在荒野裏，讓屍首腐爛在地面上。但是危險害怕並不能阻止找金的人。他們仍是不斷的來，人數愈增愈多，到後來加利福尼亞住滿了人民，於一八五〇年加入美洲合衆國。

第九章 黑奴問題

當這些新州加入美洲合衆國時，時時有熱烈的辯論；這在前幾章裏從未提及。現在不妨詳細的說一說。每逢一新州加入，他們總要問：『讓牠有奴隸呢，還是讓牠自由呢？』

這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說奴隸制在某州裏讓不讓牠存在；允許人民購買奴隸做工否？又是不是在這一省裏，白種人可以自由，黑種人就不得自由？這種奴隸制在美國行得很早。在維基尼亞黑白的奴隸都有；在新英格蘭白種人把捉

住的印第安人當作奴隸使用。因此英國也有奴隸。在舊的英國報上，可以找到追捕逸逃的奴隸的廣告，如有人把他們捉回來，得領一筆賞額。

但是過了一時人們便開始覺得這奴隸制度實非人道主義所允許。後來販賣奴隸的可怕的黑幕揭破之後，更使人深恨這慘無人道的賣買。殘忍的奴商在船裏滿裝了黑奴，擠得他們連坐立的地方都沒有。飲食既不足，又須穿過熱帶上的大海洋。最早的販奴船是在一六二〇年到維基尼亞；差不多接連販賣了有二百多年，直到後來美國因此有極大的黑奴人口。

在美國從很早的時候就有許多人反對奴隸制。華盛頓是不贊成的，雖則他家裏也有幾個黑奴，但是他臨死時遺囑上准許他們自由。在北方新英格蘭的幾州裏奴隸很少。實在講起來並不是新英格蘭的人不贊成奴隸，只是用不着他們。奴隸們祇能做簡單容易不用腦子的事。現在新英格蘭的人要經營瘠蕪的田場，謀生活的勝利，腦子力氣都是必不可少的，又須具堅定的心意，不怕苦

工。奴隸的工作於他們沒有多大用處。

在南部就大不相同。天氣溫和舒服，白種人便偷懶起來，而黑奴正好做工。那裏有大塊的肥地，祇要很簡單的墾種一下，就可產豐富的棉花、煙和米。而這種簡單的工作，正合黑奴脾胃。所以南部很早就用非洲偷來的奴隸，并且儘量的容納。

這種奴隸制從美國立國以來就發生了問題。當時決定採用何種政府制的人都反對奴隸制。如果南部不以退出美政府來反對禁奴，這販買黑人的行業必早廢除了。所以對於奴隸問題南北早有分裂現象，雖則當時北部還不十分以用黑奴為錯。但是有一時南部奴隸的價值比平時要增十倍，那所以然的理由非常複雜。

英國需要大量的棉花，織為布匹。在一七六八年理查，阿克來（Richard Arkwright）發明了一隻紡紗機，這在當時新奇極了。一七六九年詹姆士，瓦

特 (James Watt) 發明蒸汽機現在英國有機械有能力祇需要棉花就可以紡織以供全世界的應用。

現在南部的幾州有大片最好的植棉地。出產既多，質料又好。但是種棉的人仍是失望，因為在輸棉到英國去之前，必須將棉絮裏的種子取出。而種子在棉裏黏得很牢，一個人每天祇能理一磅棉花。所以英國大聲的要棉花，而種植的人卻沒法供給。但是後來居然有人出來補救了。

在一七九二年一位年青的新英格蘭人名叫以利，輝特尼 (Eli Whitney) 的到產棉的佐治亞州來遊歷。他是一個心手聰明的機械師，能想出種種方法解決困難。他聽到了這層棉花去種的難事，便精細的考察一下。他拿了幾個帶種的棉花，關在房裏細心的研究。他這樣試試，那樣試試，造了好幾種機器，到後來居然給他成功了。他發明一種機器，其去種之速要抵幾百個人的工作。這就是輝特尼軋棉機。

這機器的發明激勵了許多人種大量的棉花，於是他們需要更多的黑奴去墾田地。奴隸制在南部諸州真是根深蒂固，正像櫟樹一樣。欲拔櫟樹，必須大風暴，欲除奴隸制，因此亦必須激烈的奮鬥。

這激烈的奮鬥最先發軔於北部對於奴隸制的不滿。他們以爲美州合衆國既爲『自由之土』，不應讓奴隸制生長在國內。他們又說因奴致富的是不義之財。南部諸州聽了這種話自然要憤怒，很不高興。他們又覺得如果在合衆國裏自由州佔大多數，那末他們的奴隸有被奪釋放的危險。

他們看這些黑種男女如同是他們的產業一般，而對待他們的威權是絕對的。不知多少種棉的人因奴工而發大財，又不知多少販賣奴隸的人因做這行買賣變了富家翁。所以奴制通行的幾州竭力設法維持他們在合衆國裏的勢力。他們力爭新加入的州須行奴隸制，又要求每加入一自由州必須再加一奴隸州，以均勢力。一八二〇年政府立密蘇里調和公約 (Missouri Compromise)

想解決這個問題，但是密蘇里究竟許牠是奴隸州還是自由州，兩方面爭得非常激烈。後來調和解決了。密蘇里准牠爲奴隸州，不過在賓夕法尼亞的南部沿着俄亥俄河（Ohio River）劃一條線，把自由的幾州和奴隸的幾州一分爲二。在這線的北部是自由州，南部是奴隸州。從此之後，南北兩部對於這奴隸問題，愈形分離得遠了。

第十章 黑人叛亂的恐慌

南部的種棉人雖則很堅定的把黑奴當作有價值的財產，但是他們大半都在害怕裏過生活。這黑人的影子橫在白人的門前又黑又醜。他們怕什麼呢？他們怕黑人起而反叛，報答歷來所受的痛苦。在許多地方因黑人多於白人，惶恐得更加利害。黑人與白人的人口比較，竟有大於十與一的比例，如果一旦反叛起來，這樣衆多的人數，如何能抵抗呢？

大部分對於黑奴都用恐嚇的手段控制着。南部治理黑奴的方法可怕極了。鞭打他們認爲當然的事情。在許多種植場上，特雇了『駕奴人』鞭管奴隸。在『駕奴人』中間時常辯論究以正義待奴讓，他長久做工好呢，還是一意督促，逼他最快的做去，痛了傷了讓他去輾轉溝壑，另買新的來代替。如果他們用第二個方法，那末打死了，怎麼樣呢？沒有什麼要緊，再買一個新的就得了。這是至高的法律定的，黑人沒有白人種種的權利。

田主要新奴時，只須跑到黑奴市上去買一個，正像農夫買條牛買隻馬一樣。當領黑奴們到市上去的時候，往往用鐵鏈牽在一處，防他們逃走。有時種植人沒有錢用，就把黑奴全家——父、母、子女——都送到市上去賣。父賣給這個人家，母賣給那個人家，子女又另外賣給一個人家。襁褓中的小孩常從哭泣的母懷裏奪了去，很不值錢的賤賣給人；夫婦折散，母子離別，那種和淚的哭聲，在販買人看來，正和牛叫一樣！

他們對待安靜無辜的黑奴，非常酷虐，並且處處使他們在最卑微的地位。教他們念書識字是件犯罪的事。如果一個白種人這樣做，便須監禁在牢裏；如果黑種人這樣做，便非挨一頓毒打不可。也不許他們學行業，因為學了行業地位便增高了。如果他抵抗主人，主人就可以殺死他——這在法律上是許可的。如果你打他，他因痛逃跑，你就可以開鎗打他。

假使黑奴做錯了事，那身受最殘酷的刑罰是沒話說的。黑奴犯了罪，燒死是件極普通的事情。黑奴走出地界，就算有逃走的嫌疑，法律上准許他們捉住鞭答他們。田主最痛恨的是奴隸脫逃的事，因為最好的工人脫逃了，他們的日子就難過了。

所以逃逸的黑奴終脫不了田主的毒手。假使他逃到低濕地或荒野裏去，他不久就可以聽到獵狗追蹤的吠聲。這種狗有特別的訓練，能嗅着逃奴所經的路追去，咬住黑奴直等田主到來纔放。並且逃奴的姓名形貌寫好了，送到各處

去，白種人都在找他，很熱切的想把他捉住送回主人。殺害逃奴是不犯法的，害死的方法也不限定的。田主疑心一個黑奴要逃，就用紅鐵烙個印在面上，那末逃的時候，就很容易認識了。

這當然是南部黑奴黑暗的一方面。並不是處處地方都是這樣的。有許多和善的田主對待黑奴像對待他的小孩子一樣。在屋子裏服侍主人的待遇最好，生活也最舒服；在田場上做工的黑奴那正像負重的畜牲一樣。

這些命運好的生活舒服的黑奴雖然當時豐衣足食，但是他們的將來卻黑暗而無定的。許多黑奴大半的生活在快樂裏過日子；不幸他的主人死了，主人的產業變賣了，他的命運便隨着黑暗了。以前舒服的，現在要吃苦了；以前優遊自得，現在要受鞭笞了。

在一八二九年一個黑奴名叫大衛·倭克爾 (David Walker) 的做了一本小冊子叫倭克爾的請願 (Walker's Appeal)。他要自由的黑人起來幫助他們

受苦的弟兄。并且說時機成熟時做奴隸的都該起來反抗主人。這本小冊子印出之後，分佈到南部各州去。許多黑人得到這本小冊子，便相互聚談起來。不到幾時維基尼亞的黑奴真的反叛起來，南部居民大起恐慌。叛奴的領袖是黑人納塔，忒涅 (Nat Turner)，故稱爲納塔忒涅的叛亂 (Nat Turner's Rebellion)。白種人用極殘酷的手段，立時把牠平下來。凡與這叛亂有關的黑奴——有許多還是沒有關係的——殺的殺，絞的絞，斫的斫，鎗斃的鎗斃了。

但是黑人的醜影(恐怖)卻從此之後更加可怕了；祇須一有虛驚便駭得心顫肉跳。男子的牀邊，放着刀鎗，預備不時之需；做母親的晚上一聽得響聲，便跑到子女的牀邊，怕有什麼變故。

查理斯敦 (Charleston) 的巡查組織正可證明這偉大的害怕。查理斯敦 是大奴州南卡羅來納 (South Carolina) 的省城，晚間很早便關了門，街道上盡是巡查員，不論誰在外邊行走都要盤問；黑奴們如其沒有主人的允准而出外都須

捉將官裏去。這不但在冬春秋三季要這樣做，就是炎熱的夏天晚上，也不准人出來乘涼散步。但是黑奴希望光明的一天卻開始放一線曙光了。經過了一夜的昏黑，現在微微有光透出來了。北方的人民此時正在活動把全國的良心復蘇起來。

第十一章 釋奴運動

一八三二年一月一日少年印刷家名威廉魯意伽利孫 (William Lloyd Garrison) 的在波士頓出版一種小報名自由人 (Liberator)。這報紙雖小，目標卻很大。他宣傳取消美國的奴隸制。伽利孫很窮，沒錢雇人幫忙。他自己做文，自己排版，自己印刷。他祇吃麵包和水，有時銷路好一點，便增添一杯牛乳。

他用這種方法在波士頓偏僻的小巷裏，開始他偉大高尚的前程。他在報上先下種子，等時機一到便長成偉大的樹木，蔭蔽全國。當自由人很幼稚的時候，

一南部權貴寫信給波士頓的知事，叫他把這報館封閉。那知事略加調查，便隨意答道：這事值不得這樣大驚小怪。他說這編輯的辦公室是間不值得注意的隱藏小洞，他的幫手祇有一個黑種小孩，他的贊助的人僅僅幾個顏色的人種。但是這小小的報紙一發行就引起一般人的同情。許多人贊成他的主張，反對奴隸的會社各地成立起來。他們的目的是要取消奴隸制，所以名為廢奴黨。南部人民深恨廢奴黨，屢次要北部的朋反壓倒這廢奴運動。北部有許多有錢的人和南部人表同情。富商們不但供給許多貨物給南部人民，並且借錢給他們擴充種植事業。他們借錢的利息很大，如果沒有黑奴去種植棉花米麥和煙草，這大注的資本和利息，那裏去拿呢？一個紐約的商人也會很老實的告訴廢奴黨員：奴隸制是錯的，但是紐約的商業全靠黑奴工作，所以廢奴運動要嚴重的取締。

因此想了許多方法破壞廢奴運動。他們雇了許多流氓衝散廢奴運動的聚

會以死來恐嚇廢奴運動的領袖，出版廢奴報紙的印刷所盡行查封。這不但低等社會的人這樣暴動，并有極體面的公民也這樣胡鬧。伽利孫在波士頓給一班當地的紳士拖到街上，用繩綁縛着遊街。如果警察不來放他，只怕還要死在他們手裏；而警察爲他安全起見，不得不把他放在監牢裏。佐治亞情願出五千元買他的頭。

有幾個地方開設學校教養黑人的子女。但是學校給他們搗毀，教員給他們羞辱的逐出校門。在伊里諾斯 (Illinois) 自由州有一個年青的牧師，名叫拉甫 (Lovejoy) 的出版一種報紙反對奴隸制。羣衆便攻打他的辦公室，把印刷機丟在河裏。他又買一個，羣衆便來攻打他的儲棧。於是兩面開鎗對打起來。拉甫追出來勸戒羣衆，吃了五粒鎗彈，倒地而死。儲棧焚毀，印刷機搗壞了，編輯殺死了，羣衆於是大勝而去。

雖則反對的這樣利害，廢奴黨的勢力卻一天澎漲一天。一個印刷所倒閉，一

個印刷所開出來；廢奴的傳單和小冊子像潮水一般的向南部散播去。在查理斯敦一羣流氓衝進郵局裏把廢奴的傳單和小冊子帶到方場上去，舉火焚毀。這個行動政府是贊成的，因為那時的總統是幫田主的，而田主們又是該地最有勢力的人。

北部的人到南部來旅行，有幾處地方是很危險的，除非伴陪他的人能證明他不是廢奴黨人。否則一有嫌疑，他們就以爲是來煽惑黑奴反抗田主，格殺無疑。不過幫助黑奴逃逸，確是當時的實情。黑奴一逃出來，總向坎拿大而去，因爲在英國旗幟底下是自由安全的。因欲保護他們安全的逃走，便設立了許多站，站中有人招呼黑奴，不使他們被捕。這個方法在當時稱爲『地底鐵道』(under ground railway)。

田主們竭力把逃逸的黑奴找尋回來。照法律講起來田主有權到自由州裏去捉人，拿他回來，但是實際上肯幫助黑奴的人很多，把他們藏起來養他們，又

把追趕的人驅走。因此追趕的人十九都空手跑回家去。

在一八五〇年奴隸黨非常忿恨，因為加利福尼亞州宣告不再爲奴隸州而爲自由州。南部諸州已屢屢露着退出合衆國的暗示。這個恐嚇在北部權力很大，因為北部的人都以聯合爲神聖，無論如何不願解散的。北部富庶興盛，也要和平安靜，藉以推廣那一日千里的商業，增厚那偉大的財富。因欲使南部喜歡，國會裏通過『逃奴法』(Fugitive Slave Law)，不獨允准田主到任何州裏去追逐逃奴，並且可以叫政府和人民幫同趕捕。這條可恥的法律使黑奴吃了不少的苦頭。在審判時黑奴們沒有發言權，追趕的人祇要立誓說這黑奴是他的，便可領去。

許多黑奴逃到北部來很平安的住了許多年，因為這條法律的緣故，終於給他們尋着，硬拖回去。還有許多流氓冷不防的抓住幾個自由黑奴，罰誓說他們是逃出來的，帶到南部去賣爲奴隸。這條酷虐的法律使北部的人民覺悟到時

時聽見而未曾目睹的可怕情狀。

對於黑奴們的痛苦他們祇能看到一樣；往往一個很安分守己的黑種鄰居，給人用鐵鏈鎖着在街中拖過，拳足交加的催逼着前行，他們看了心裏滿是悲傷和同情，因此有從他們手裏奪去的。波士頓是美國自由的保姆，有一天一個黑人名叫安禿尼朋斯(Anthony Burns)的給人捉了。人民便起來救他，因此兩方面爭鬪得很兇猛，流了不少的血。軍士們出來保護捉拿黑奴的人。這不幸的俘虜就在軍隊裏。盛怒的人民中，和滿掛着黑布以示羞恥和悲傷的街道間，引着去了。

這種行動使廢奴黨的會員增加了許多，而於奴隸制的仇恨也增深了不少。不久奴主們和自由民就宣戰起來。一八五五年堪薩斯(Kansas)大州已殖滿了人民。自由或奴隸便成了很大的問題，而奴主們卻堅決要牠是奴隸州。

但是廢奴黨要牠爲自由州的決心竟和奴主們一樣堅強。不過奴主們最先

佔有這片領土。密蘇里州隣近堪薩斯，所以大批的贊成奴制的人搬入新州來。這搬入新州來的人有許多是當時所謂「卑鄙的白人」(mean whites)。他們是窮困的白種人，住在奴隸州裏，行爲卑鄙到極點。他們完全不受教育，居屋矮小敗壞，衣服襤褸齷齪。他們不願做工。因爲自有黑奴接手之後，工作是件極不名譽的事。他的生活和野蠻人一樣——打獵捕魚和劫盜隣人的田場和畜柵。黑人是最低微的人，也輕視這班卑鄙的白人。

這種人大批的搬進新州來，執拿政權，定有利於奴制的法律。反對奴制的人變爲他們攻擊的目標。許多人不明不白的給他們殺死，因此這州著名是生命不安全的地方。但是不久反對奴制的人從北部諸州逐漸搬來。他們雖比贊成奴制的人來得遲，但是人數卻比他們多，並且有鎗彈保護自己，爲自由而奮鬥。起先他們和密蘇里人擾鬧不堪，搗壞禾穀，焚毀居屋，用種種方法把他們趕回故鄉去。但是反對奴制的人(又稱自由民)不是容易嚇得跑的。他們屢次抵

抗打敗敵人，所以堪薩斯當時又稱爲『流血的堪薩斯』(bleeding Kansas)。過了一時自由民得到了最後的勝利。原來南部很少有空閒的人來堪薩斯做殖民者，而北部來的人卻陸續不絕，增加自由民的勢力。到後來，自由民大獲全勝，竟以自由州資格加入合衆國。

在堪薩斯自由民戰士中間以老約翰·布拉文(John Brown)爲最有名。他痛恨奴隸制；他和他的兒子在堪薩斯盡力爲自由民爭戰，直到勝利纔止。他一個兒子在堪薩斯被害，但是其餘的幾個還是跟着他。他是一個奇異的領袖和爭戰者，當他做司令時從他的人莫不勇氣百倍，毫無畏懼。

堪薩斯的戰爭完了之後，約翰·布拉文帶了兩個兒子和一小隊從者向維基尼亞進發。他決意要用勇敢的襲擊去奪得自由。他原想奪得哈拍，非里(Harper's Ferry)的軍械廠後，喚起該州的黑奴，給他們軍械，叫他們和主人抵抗。他奪得軍火廠毫不費力，那知道沒有一個黑奴應他的召喚。所以約翰·布

拉文不久給一隊強有力的軍隊包圍。他勇武的抵抗，但是沒有效果。他的兩個兒子被害，而他則受傷被逮。審判下來，判他受死刑被絞。他臨死時態度鎮靜，英豪如昔。他爲自由而戰，爲自由而死。

這有名的約翰，布拉文的進攻使全國陷於興奮緊張的狀態。南部不禁又恐慌又忿怒，說約翰布拉文是叛徒，非死不可，北部雖沒人敢說他的行動是合法的，但是都很替他表同情。他們設法救他，但是辦不到；他的仇敵決意要害他。可是他的肉體雖死，他的精神卻傳遞到全國武裝的人。北部有一詩人在布拉文未死之前作一詩，其大意道：

『但是，維基尼亞的人呀，不要這樣做！因爲我告訴你這充滿着布拉文子孫的血的杯最先給南部人民倒出來；從老布拉文血管裏流出的一滴血正像龍血一樣，說不定會跳起來變成忿怒，衝過鞭打奴隸的地方！而老布拉文給你們釘進棺材裏之後只怕吵擾你們得更要利害呢！』

果然不錯！這老廢奴黨員的失敗，在那不久的戰爭裏，真引起了千萬擊的回聲。

第十二章 南北戰爭（一）

約翰布拉文被害的次年，美國又須選舉新總統。於是自由黨和奴隸黨激烈興奮的爭鬪起來。南部諸州竭力要舉袒護奴制的人爲總統；而北部則抵死的反抗。後來北部勝利。新總統亞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是反對奴隸制的。

亞伯拉罕，林肯是美國歷史上的異人，除了華盛頓之外，要算最偉大的了。他生於一八〇九年，本住在墾塔啓（Kentucky），後遷至印第安納（Indiana）。林肯肯幼時生活全在深林中的小木屋裏，那處印第安人還時時要來吵鬧。他的父親是個懶惰和心志不定的人，所以家中窮困到不堪。林肯長大了又瘦又長，忙着的田裏的工作，那有功夫去進學校。所以據說林肯在校的時間一起加起來

還不到一年哩，但是他天生喜歡學習。他得到什麼書，總得把牠看完，並且他研究人羣，得了不少人類天性和平民思想以及感情的智識。

當他長大之後，他幾次改換行業，到後來決心做律師。他進了公衆生活，不久就得盛名。他那高大的身軀站在講壇上時，那嘴唇在多縐紋的臉上開閉時，聽衆立刻寂靜，專心聽講，他們知道這偉大的演說家會給他們清析有理的政見，所以聽時非常深切的注意着。

他到紐約來，給一般文明和有思想的人民一個深切的印象，正像感動西方簡單的鄉民一樣。他被舉爲總統的候補人，幫助他的人竭力替他鼓吹。許多人聽了他的故事願來做他的朋友，一個窮苦的孩子因勤力工作得到極高的位置，那一個不崇拜。在聞名以前他曾做過斫木的人。他身高力大，貌醜形拙，但是聰敏滑稽，超人一等。人人都相信他，稱他爲「誠實的亞伯」(Honest Abe)。當他被舉爲總統，北部的人莫不狂呼慶祝。

南部卻怨恨憤怒得不堪。行奴隸制的幾州一看在合衆國裏失了勢，又曉得北部決意廢除奴隸制，便轉想脫離合衆國而獨立。最先實行的是南卡羅來納州。餘外南部幾州一一加入，組織成美洲聯邦國（Confederate），與合衆國完全脫離關係。他們舉斐孫，大衛斯（Jefferson Davis）爲他們的總統，他們佔據了界內的城堡，兵工廠和軍械局，把美國旗拖倒，換上一面聯邦國的旗幟。

起先北部慌了，不曉得怎樣做纔好。許多北部的人說南部脫離合衆國是對的。他們以爲各州有加入和脫離合衆國的權；如果有幾州以爲脫離好，或是要另組聯邦，牠們有絕對的自由。

可是北部的人對於合衆國有很深很強的情感。北部的人以全體而論以爲國家不是一州，是要合許多州纔能組織成功的，所以在合衆國裏不准那一州脫離和拖倒代表國家的星條旗。

北部此時還希望和平解決，可是兇猛無禮的南部卻處處露着挑戰的表示。

查理斯敦是南卡羅來納的首都，那天新聯邦成立，滿街都是歡呼聲和樂鐘聲。但是查理斯敦的海口上有一堡壘名薩謨忒堡 (Fort Sumter)，守兵忠於合衆國，仍將美國星條旗飄揚其上。聯邦政府便發令奪堡。在一八六一年四月十二日的清晨聯邦政府用炮轟擊薩謨忒堡。這是南北戰爭的先聲，而最先發動的是聯邦國。

那城堡當然很容易的給他們奪了去。但是查理斯敦的炮還是不斷的發，把北部驚醒起來。北部的人本性安靜冷淡不易感動，但是這次南部人向國旗轟擊使他們的心燃燒了起來。南部以爲北部不願戰的，那知道北部爲保存合衆國起見，不論犧牲多少生命和金錢都甘心情願，所以北部立刻決意武裝起來和他們抵抗。

總統林肯召集七萬五千人來組織第一聯軍，但是應命的竟超出兩倍以上。不過這點人數還不够需要，到那年年終北部有七十萬武裝的人。聯邦國也大

興兵馬；開戰後一年南部把每個活動的人都叫來當兵。所以南部所有的人民都武裝起來，足供好一時的用。這場大戰前後凡四年，大小接觸共有二千次以上，南北兩方面在戰場上，醫院裏，監牢內死亡的各有五十萬之多。北部軍兵一共有三百萬；南部沒有統計不很知道，不過所有壯丁都參加了。

這場大戰究竟爲什麼呢？北部起先爲合衆國而戰，後爲釋放黑奴而戰。南部一爲各州自由加入和退出合衆國的威權而戰，一爲保持奴制的自由權而戰。有許多南部人反對承認爲保持奴制而戰。他們是對的。一則他們愛護本州在合衆國之上，二則他們絕對不承認是奴主。有許多痛恨奴隸制，但是不知道可以用什麼安全的方法把這制度改變過來；還有許多人可以指出許多快樂的黑奴在田場上做工作，北部人硬說他們虐待，他們自然要發怒。

起先大半都以爲南部要勝利的。因爲南部人以全體而論開鎗騎馬賽跑的本領比北部人大。南部人是獵人和馬夫，而北部人是田夫和工人。並且在南部

習慣上貴族們發號施令，平民們服從遵行。在北方個性發達，服從的精神不及南部；上官發一命令，兵卒們有計議其錯的。但是北部人民衆多，財源豐富。到後來南部軍火短少，經濟困難，而北部工廠林立材料富足，并且財力充足隨，時可以向世界各市場購買。

第十三章 南北戰爭(二)

南北戰爭最先的一場戰事是一八六一年七月二十一日(星期日)的波爾倫 (Ball Run) 之戰。那天南部勝的，北部軍隊退守華盛頓。他們很怕京城失守，但是南部軍隊並不趕來，因此徼倖保住。北部又組織一大隊軍隊歸馬克勒蘭 將軍 (General McClellan) 統轄，進攻聯邦國的都城里士滿 (Richmond)。里士滿是維基尼亞州的要城，在華盛頓南部不遠。華盛頓與里士滿中間的一片地因此變爲戰爭的中心。北部人的口號是「攻里士滿！」而南部人的口號是奪

【華盛頓】兩軍交鋒就在這兩城之間，時勝時敗，時烈時緩，時進時退。

在一八六二年的春天，馬克勒爾引軍攻里士滿，中道爲南部大領袖李將軍（General Lee）所阻，不得前進。李將軍爲近代名將之一。他信仰合衆國，但他的本省維基尼亞既屬南部，便甘願犧牲己見，爲鄉邦效勞。如果沒有他，這場戰爭決不會延長到如此久。他的巧計和天才幾次把極危險的地位挽救轉來。他常常以寡敵衆，他的兵隊常常缺乏糧食，短少衣服，斷絕軍火，但是仍能和完善整齊的軍隊相持不敗，實在可以佩服。他性情既好，人又能幹，志趣高尚，心地光明，所以他的手下人和敵軍無不愛他敬他。

在南部人眼中看來，次於李將軍的將才要算約克孫將軍（General Jackson）；人稱他爲『石牆約克孫』（Stonewall Jackson），因爲有一次危急的時候，他和他的軍士站着像石牆一樣，堅定不退。他帶兵的本領很強，所以人人敬愛他。他充滿着勇氣，毅力和壯膽。他是一個深信宗教的人。他在聖經上讀到一段說黑

人是哈謨(Ham)的子孫，註定是做奴隸的，所以釋放奴隸正是違背上帝的意志。這是他的信仰，他甘願爲信仰而苦戰。

一八六二年的夏秋兩季，馬克勒爾向里士滿前進，直到看見里士滿教堂的尖頂，復又退回固守。但是在西部北軍隊裏出來了一位大將，要將南軍打得粉碎。這就是在墾塔啓(Kentucky)和南軍交鋒的格蘭特將軍(General Grant)了。

格蘭特將軍是俄亥俄農夫之子，受過軍事訓練，並且也曾參加過墨西哥戰爭。過了一時他脫離軍隊，到鄉間去種田，不久又去開店。南北戰爭起後，他獻身效勞，遂派他爲排長。但是不久他們知道這位強壯緘默的人能痛擊並能堅決的追趕敵人，便迭次遞昇做到北部聯軍的大元帥。

一八六二年的秋天，李將軍勇敢的向北部猛進，與馬克勒爾相遇於安替頓(Antietam)，大戰一場，李將軍被逼後退。總統林肯便於此時頒布黑奴自由的

法令廢奴黨莫不歡呼慶祝。在一八六三年一月一日他宣示聯邦國裏的黑奴均得自由；這極可紀念的法令使三百萬的黑奴盡得免除束縛。

馬克勒爾雖把李將軍逐出安替頓，但因其無進展的希望，不久即行免職。可是李將軍依舊接連的勝利，在一八六三年的五月產塞勒茲維（Chancellorsville）的大隊北軍竟爲所覆沒了。不過聯邦軍在這場戰爭裏大將石牆約克孫也因此殞命。他的被害是偶然的。有一天黃昏他騎馬出去察看敵軍形勢，回來時他的兵士只當敵人來到，連放三鎗把他打傷，過幾天就死了。

這許多可怕的戰爭中間以葛的斯堡（Gettysburg）一戰爲最烈。這是一八六三年七月的事，李將軍與北部新元帥米德（Meade）互相對壘。李將軍想引軍入賓夕法尼亞，作戰於北部境內。這是米德的責任把他扼住在灣口。

這在米德是件極不容易的事情。他接受元帥的印還不過兩天，就遇到這樣一場大戰。並且他的軍隊曾經吃過李將軍幾次敗仗，而李將軍的軍隊經驗豐

富操練純熟，大有優勝的希望。一連三天南北兩軍抵死的相持着。第一天李將軍把北軍趕入葛的斯堡小鎮內，又把他們趕出逼上塞米太列嶺（Cemetery Ridge）的羣山之中。在那裏米德決計死抗，不再讓步，作破釜沉舟之計。第二天李將軍猛攻塞米太列嶺，但是頑強的北軍竟死守不退。第三天是這場大戰最緊張的一天。早上兩軍各各準備大廝殺。李將軍收聚衆兵向北軍中部進攻，米德也添厚了中軍兵力準備着抵禦。

當兩方準備完畢戰場上奇異的寂靜了半晌。兩軍人馬個個都興奮的等候着最後廝殺的號聲。大約在下午一點鐘的時候，兩邊礮聲起來了；鎗聲彈落聲便鬧成一片。忽而北軍方面礮聲鎗聲都沒有了。南軍以爲北軍子彈用完了，那知道北軍正預備着最後的死戰呢。

半點鐘之後，兩軍遙遙的望得見了，南軍馬隊便衝下山坡來跨過山谷就預備和北軍肉搏。這是多麼勇敢多麼利害的戰鬥，但是竟一無用處。當南部最有

希望最勇武的精兵衝過山谷時，北軍礮火像陣雨般的猛烈的向山谷裏掃射過來，南部軍中滾鞍落馬翻身倒地的不計其數，竟把大軍打成缺陷。可是南軍還是奮勇的上來，北軍兵士有的躲在牆後，有的藏在溝裏，一陣一陣的排鎗接二連三的放，把他們可憐見的打得七零八落，四散奔逃。勇敢不怕死的還上來和北軍抵抗，都被捉爲俘虜，但是大半向後退去；退時不知又傷亡了多少性命。這場戰事南部元氣大損；不但這天是失敗的，並且從此以後，南部不能再和北部抵抗。葛的斯堡之戰救活了美洲合衆國。李將軍雖遭失敗，還不愧爲偉大的將才。他收聚殘軍，絲毫不亂的向維基尼亞退去。

葛的斯堡大勝之後，北部又有一場勝利。格蘭特進據維克斯堡 (Vicksburg)，這是聯邦國在密士失必河上最後的一個堡壘。因此南軍在西方的勢力也降到最低限度。

在一八六四年的春天，軍隊從冬季營裏搬出來時，南軍已完全沒有希望了。

她的精兵已經用盡，現在把老人小孩子都編在軍隊裏。又常常缺乏糧食，又無錢購買衣服襪襪，並且有赤身露體的。許多人沒有鞋穿，把帽子裹在腳上，免得在路上受石粒的刺痛。軍餉許多時沒有發了。但是南部還堅持要打。這樣苦戰又過了一年，纔屈身投降。

在北軍裏格蘭特將軍此時已昇任爲大元帥，掌有北軍全權。北部各軍運用得非常靈活，使他們相互救應，所以南軍接連的敗退。格蘭特將軍引軍直取里士滿，中途爲李將軍用巧妙奇異的兵法，把他阻住。但是格蘭特倔強地向南軍的陣線屢次擊衝。他損失得很多，但是他知道南軍也有很大的損失，他就滿意了。他的主意要把南軍戰得精疲力盡。每次大戰之後，北軍的死亡額有新兵填補，而南部則沒有，所以戰死一人，他的軍隊裏就永遠短了一人了。

當格蘭特這樣和李將軍頑抗時，北軍的副元帥錫爾曼將軍 (General Sherman)，同時引領一隊大軍向佐治亞州進攻。他的目的是要攻進亞特蘭大

(Atlanta)——南部各州的中心。因為那裏有軍械局和鎗械製造所。錫爾曼將軍打進亞特蘭大，奪來毀了。於是又打出來，直到海邊，把富城塞芬那(Savannah)佔據了。於是轉向北去幫助格蘭特，把里士滿團圍住。

戰事終結於一八六五年的四月。李將軍知道大勢已去，便引兵向西南退去。聯邦國的首都就此失守。格蘭特追捕逃兵，李將軍且戰且走，逶迤逃過了五十餘里的泥濘溼地，又被困於阿坡馬托克斯(Appomattox)村。戰事於是完了。北部勝利，合衆國得以安全，奴隸制便永遠取消了。

但是戰事的餘波卻還沒有完。在四月十四日的晚上總統林肯在里士滿的戲院裏看戲。當他看得正有趣的時候，一個南方戲子名尉爾克斯，蒲士(Wilkes Booth)的，跳到林肯坐的包廂裏，拿出手鎗來準對着林肯的頭就開放一鎗。林肯當時倒於地上，不到幾點鐘就死了。蒲士當時雖被脫逃，但是後來給捉的人拿住殺死。

美國人對於被刺的總統的死悲傷得既痛且深。他高尚的引領他們經過一場激烈的奮鬥，不幸於得勝之日給人暗算了。美國的人民都記得他的善良的心，服務的忠誠，爲人吃苦的懇摯，坦白的誠直，深遠的智慮和對人的靈活手腕。他的死是北部的大損失；而在南部更大。現在戰事完了，但是怎樣重合是件重大困難的問題。林肯的智慧聰明定能應手解決這問題。但是林肯竟長逝了。所以錫爾曼將軍對聯邦國一大將說，林肯的死是聯邦國幾州最不幸的事。

第十四章 戰後狀況

戰事一過，北部便立即平靜下來，仍舊過那太平安閒的日子。兵士們棄甲丟盔，靜靜的回到田場，工廠，商店裏去，重理戰前的舊業。在格蘭特和李將軍相會於阿坡馬托克斯時，北部的義務兵額在一百萬以上。一年之後這些人都解甲歸田，仍復在平民裏做那安居樂業的好百姓。

他們所回去的地方是從來沒有給刀兵蹂躪過的。這場戰事從頭到尾南部一直站在防禦的地方，想把北軍趕出境界去；但是最後還是失敗。

所以北軍回到故鄉田間去，什麼東西都和從前一樣沒有改變。他們的房屋地產絲毫沒有動，他們的老朋友都等着歡迎他們。所以北部人恢復舊業毫不費力，過了不久那戰事就成了回憶中事了。

但是他的對手卻大不相同。南部已破壞殆盡了。在她的土地上打來打去前後幾歷四年，那破壞的樣子真可怕極了。她把她的壯丁和錢財都供給在戰爭裏，而北軍則毫不憐惜的死搶活奪任意毀壞，一心要弄得她精疲力竭，血流成河。這就是她最後的情狀。她的城市都焚毀成爲瓦礫場了。她的田園都荒蕪了；滿貯糧食的倉庫都變成灰堆；工廠，鐵道，橋樑等都毀滅了；以前日日在奢華中過活的人，現在連飯都沒處去喫。

南部最大的損失是壯丁的死亡。南部不像北部時時有移民遷來。她的兒子

們的骨骼散放在戰場上，又沒有人來替代他們。微倖沒有戰死的回到毀壞的故鄉，荒蕪的田間，灰礫的市鎮，那有不傷心欲絕的；南部人民戰後的苦況實是世間少有的。

但是南部漸漸恢復起來。毀壞的城市重築起來，荒蕪的田園重墾起來，肥土種植起來，收穫起來，搗毀的房屋重修起來。釋放奴隸本來是件可怕的事，但是現在是樁幸福了。南部人說黑奴們一得到自由就要停止工作了，植棉業要消滅了，田地要荒棄了。這些話完全不對的。起先黑奴們得到了自由，因過分喜歡在國內四處亂跑，不務正業。但是不久他們知道如要衣食必須做工，所以又停留下來。并且從經濟上看起來奴隸制是件不合算的事情，因為你用錢去雇他，工作要比用鞭條驅迫他時要好得多，多得多。

并且在行奴隸制的時候，南部僅有種植一業。除了出產大量的棉米和煙草外，從不想到旁的工業。但是這種農產物最能使地力用盡，所以不得不棄了用

盡的舊地，移植到新田裏去，而舊地便爲野草蔓延之地。這是很不經濟的辦法，但是奴工一去，這浪費的辦法也就改良了。現在他們想到開發南部富有的煤鐵礦，工廠也漸漸的成立起來，直到後來，南部竟成工商業極繁盛的地方。

過了一時南北的失和漸漸消滅痕蹟，聯合得比前更加堅強。於是大興盛的時期到了。西部諸州滿是出產豐富的田和安適的家屋；村落城市觸處都是。產煤鐵的所在興起極大的鋼鐵工業；鐵道如蛛網一般遍佈全國；輪船如穿梭般在河流中與北部湖中來來往往。美國由是安心猛力向農工業上發展，竟使她成爲世界富國之一。

第十五章 美國爲世界列強之一

大戰後的二十年裏，美國積極的整頓內治。南部也漸漸的恢復實力，興盛起來；北部和西部則一日千里的猛進着。農夫們把大塊的肥田種植起來，得豐富

的收穫，工廠裏織紡，鑄鎔世界上各種有用的貨品。

從開國到這個時候，美國的土地從太平洋到大西洋外，別無半塊領土。但是後來和世界列強的關係一天密似一天，便不得不採用一種外交政策，使他在國際上也站個位置，不致受列強所播弄。

她最先注意到的領土是太平洋中薩摩亞羣島(Samoa Islands)。美國和薩摩亞土人訂立條約，英國和德國也和他們訂條約。在一八八五年德國人和土人發生了衝突；這衝突直到一八八九年三國共治薩摩亞時纔歇。十年之後，他們決定分割；美國得了一個極重要的島和島四圍的小洲；其餘的島嶼一概屬於德國。英國得的好處，另有辦法。歐洲大戰之後，德國的殖民地一概失守，而屬於她的薩摩亞羣島遂歸新西蘭(New Zealand)所有，太平洋中另有一處羣島也入美國領土。這就是夏威夷羣島(Hawaiian Islands)，很近美洲大陸。美國對於這座羣島很早就想歸併，不過到一八九八年纔實行。這種種領土的增入

對於美國的重要并不在土地的擴展，而在美國國旗飄揚於國外。這是她最早的殖民地。

現在美國擴充的政策放還了。古巴 (Cuba) 是個富庶重要的大島，在西印度羣島 (West Indies) 中是個最好的島嶼，位於墨西哥灣口，靠近美洲的邊境。她是西班牙的屬地，但是西班牙人統治得很壞。古巴人痛恨西班牙人，幾次要與兵叛亂。但是西班牙差了大隊軍馬來亂殺亂燒，直到叛黨解散奔逃纔止。這幾次三番的叛亂使古巴陷於萎靡窮困的境地。許多美國人目睹他們的淒慘，不禁很替他們悲傷。因此有的美國人幫助他們錢財軍火；有的竟挺身幫他們攻打。美國政府出錢向西班牙收買這島，西班牙竟嚴詞拒絕。西班牙祇能接連差總督來武力壓迫，但是那叛亂的熱潮終究不能平靜。

最後一件可怕的事情發生了，使美國人民大為憤激。美國有一艘兵艦名緬因號 (Maine) 的停泊在古巴都城哈瓦那 (Havana) 的港裏。一八九八年二月

的一個晚上，那艦忽然炸毀，數百個水手都死於非命。後來知道是爲水雷所襲擊了，不過誰放的水雷到今還查不出來。美國得到了這個消息，舉國大憤；而西的惡感就此達於頂點。美國人口頭上常說毋忘『緬因艦』。

一八九八年的四月美西便宣戰了。凡三月而終，西班牙完全沒有抵抗的能力。水陸兩軍都大遭失敗。美國海軍在散地牙哥 (Santiago) 把西班牙海軍毀滅，不到幾天西班牙軍投降，古巴就不再屬於西班牙了。

同時在遠東菲律賓羣島 (Philippine Islands) 上的西班牙領土都豎起美國星條旗來。五月一日高摩屠，杜威 (Commodore Dewey) 大敗西班牙海軍於馬尼喇灣 (Manila)，而美國海軍僅傷七個人，沒有一個死的。後來馬尼喇城攻破，戰事就告結束。美國大獲優勝。

這場戰事的結果是西班牙大領土國領土的喪失，和西班牙海軍的傾覆。美國則得到古巴的統治權，和菲律賓羣島的領土。美國並不把古巴據爲己有。美

國在戰後祇代替他們維持秩序，等到一九〇二年古巴共和國組織成功，美國軍隊便退出古巴，讓他們自己治理。

菲律賓的統治權則至今還在美國人手裏。菲律賓的土人幾次和美政府抵抗，像從前和西班牙政府抵抗一樣，但是不久就平定了。

第十六章 今日之美國

在這二十世紀初葉，美國要算世界最大強國之一，而她的本身又是天地間壯觀之一。講歷史還不到一百五十年；但是她在這短時期裏由幼孩一長而爲巨人，由細小的殖民地一躍而展爲跨有半個大陸的富域，實在是件驚人的事。造成這偉大工作的人民是從歐洲各部來的。美國有許多年讓移民自由進來；她覺得她堂屋裏足夠全人類來居住。這開放門戶的政策使英、德、斯干的那維亞、丹麥和歐西各國的人民像潮一般的湧進美洲來尋新家。後來歐洲東南

部也來了不少的移民，但是那裏的人種和文化很低，所以美國不得不限制這種低等民族的入口。美國的公地至此也用盡了，便得不到雨量很稀出產很少的西部沙漠上去擴展。可是聰明忍耐的美國人竟戰勝自然。工程師開始建築灌溉的工程，發掘深井取水溼潤乾燥的泥土。水量既足，出產自然豐富；不過多時沙漠已變成田畦，牧場和菓園了。

美國其餘各處的進步，瞬息萬變，驚人聽聞。人跡不至野獸徬徨的深林一變而為偉大的城市。森林已經伐去，河和湖裏滿是汽船，載着各地的貨物來來往往。本來一片極目無邊荒涼慘淡的低地，現在都劃成整列的田地，還隨處點綴着小村小鎮。工廠的機聲，隨處都可以聽得到。

一九一四年歐戰發動時，美國就是剛纔我所說的那個樣子。那時總統是武德洛·威爾遜 (Woodrow Wilson)，他在被舉為總統之前，在美國大學中是個極重要的人物；現在這參戰的大問題就落到他的肩上。美國不像旁的國家，是

由各國各民族の移民組織成功的，內中德國人也很少。據當時推測德國移民約有一千三百萬以上，在美國自然很佔勢力；所以對於參戰國當取何種態度是件很嚴重的問題。而美國另一部分的輿論以前任總統狄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爲領袖，以爲美國爲光榮計當加入協約國，保護比利時，因爲美國是海牙和平會的一分子，而海牙和平會曾經允許保障比利時的權利的。

所以威爾遜的地位非常困難。他怕國內起了民族爭鬪，其危險恐不亞於當日南北的紛擾。在這種左右爲難各持一說的政局中他就取安全的路，嚴守中立。一九一四年八月美國就向世界宣布中立，而美國國民則訓令共同維持這種政策。

在美的德國移民就立刻騷擾起來。美國許多公司接受協約國鎗械的定貨；德國移民就說這是破壞中立的行動。許多軍火製造廠給他們燒去；許多滿載

軍火預備往協約國去的船隻給他們炸毀。又建設無線電臺，名義上是爲商業，其實暗中報告德國海軍大將以運載軍火糧食的行期。德國的陰謀人各界都有。就是駐美德國公使也捲入騷擾美國的暗計中。

英美間關於海洋中立權的難問題，至是又爭吵起來。一八一二年的英美戰爭爲的就是這事。此時美國的船隻又給英政府任意扣留，任意檢查，怨聲於是又起；並且商人因有這種危險都不願冒險前去，因此國內工業大受打擊。

德政府宣告潛艇作戰計劃之後，不論那種船隻一進戰線內就給潛艇炸毀。琉息退尼亞號 (Lusitania) 是美國大郵船，那一次從紐約出口載了一千二百個客人六百五十一個水手。當牠剛要在愛爾蘭港口泊岸的時候，猝然給魚雷毫無警告的炸毀了，十五分鐘之後，全船沈沒。死難的在一千以上，而美國人佔十分之一。美國得了這個消息，莫不憤激異常。這好像要把美國牽入戰團，但是威爾遜堅持固有的主張。全國還不能這樣迅速的覺悟。當時國內雖則有幾百

萬的人要求參戰，但同時也有幾百萬的人民願意美國保守中立。在這中立期裏，威爾遜重選爲第二任總統，其主要原因就爲他能使美國不捲入歐戰旋渦。美國保守中立共歷兩年又半。在一九一七年一月德政府又向世界宣言說，此後潛艇作戰是沒有限制的了；不論那種船隻都要攻打；不過特許美國每星期有一船可以平安駛過。到二月三日德美間的國際關係斷絕，在美的德國公使也整裝回柏林去。四月二日總統在議會演說，勸美國加入協約國，攻打德國。美國的軍隊比任何列強都要小。威爾遜總統就宣稱美國的人民都有當兵的義務。凡年在二十一歲至三十歲均須向陸軍部註冊，準備着政府呼喚調用。後來那年齡的限制改爲十八歲至四十五歲。他們選定一天爲全國註冊日，當時註冊的共有九百五十萬。他們便操練起來，等到操練成熟，便一隊一隊的送到歐洲去；到一九一八年，美軍在法國參戰的共有二百萬。在謬司 (Meuse) 河奪聖馬希爾 (St. Mihiel) 角和別種偉大戰績裏，美國軍隊非常出力。

美國供給糧食與參戰國的貢獻實在不小。阻礙食物供給給敵國的歐洲大封鎖，使世界各中立國都不能把糧食運到協約國。俄羅斯和羅馬尼亞是世界糧食出產最多的兩國，現在完全不能出口。在坎拿大和美國有許多經濟會社成立；在五月之內共運往歐洲有二千五百萬和五百萬袋的麥穀和大量別的食品。在一九一七年一年內美國運往英國一國的食品已有五十萬噸。還有戰事借款，名曰自由借款 (Liberty Loans) 的，美國一般輿論以為人人有勉強的義務，所以購買歐戰公債者有二十五萬人之多。

美國禁酒運動就發動於此時。在戰前西部有幾州已通過禁酒案，但是現在國會正式通過在歐戰期內不論那種麻醉性的酒一概禁止售賣。歐戰告終禁酒令列入憲法，美國於是就成爲禁酒國了。

歐戰結束後的種種條件商議，美國最爲活動。威爾遜總統的意思要想從新組織在國際聯盟會上，謀世界永久的和平。但是美國的上議院是聯盟會的讐

敵，他們說國際聯盟要破壞孟祿主義的，使美國不理內治，而捲入世界政潮的旋渦。并且聯盟會對待美國殊爲不平；英國各領土，各處都有投票權，共有六投票權，而美國則僅一票。這種政見的紛歧使美國進行遲緩，而於各列強訂立和平條約時美國就蹉乎其後了。

在二年半中立期內美國並不袖手旁觀，一無所事。美國救濟會救濟比利時的事實確是件高尚的工作。那時比利時有七百萬人民幾乎餓死，美國救濟會運糧食給他們吃。這是一種奇異聰明的組織，在比利時萬分危急的時候拯救他們於水火之中。法國救護傷兵的組織非常不適用於用，在巴黎的美國僑民便出來幫助他們——這也是美國於歐戰中最大的貢獻。美國政府於經濟上的幫助是極有價值的。

自從歐戰結束到現在世界重要的會議有好幾次。其會議目的無非是解決國際間的紛爭。在華盛頓會議（Washington Conference）裏美國提出海軍軍

備裁減以十年爲期的提案。這個完善的意思果然得列強的贊許，遂訂立海軍軍備裁減條約，由美，英，法，日，意五國簽字。又在這會裏訂立四大列強的和平公約，保持東亞和平和利權完全；那四大列強是美，英，法，日。這種重要的條約是於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三日簽字的。

編主親應徐五雲王
集一第庫文生學小
(九九四一一)

史 小 國 美
A Short History of America
究必印圖有所備版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二月初版

一册定價大洋貳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 著 者 John Finemore

譯 述 者 顧 德 隆

校 訂 者 向 達 隆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印 刷 所 上 海 河 南 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所 上 海 及 各 埠 商 務 印 書 館



小學生文庫
第一集 第

BC

12.0

33